

# 1

## 俄羅斯的東亞政策

在歐洲我們是韃靼人，而在亞洲我們是歐洲人。

—— 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1881年

俄羅斯的東亞政策可以從四個角度剖析：國家認同、歷史脈絡、對美國的地緣政治、發展俄遠東區域的權衡。俄羅斯以歐亞大國自居，那麼歐亞主義如何解說「向東轉」的合理性？數百年來嘗試向東發展的經歷、結局，如何塑造這一波「向東轉」的脈絡？俄羅斯與美國一直視對方為主要戰略對手，「向東轉」包含了甚麼美國因素的盤算？俄羅斯要跟亞太融合，需要以俄遠東地區為基礎；克里姆林宮聲稱那是 21 世紀國家優先發展之本，但其實俄遠東面臨甚麼矛盾與挑戰？



## 地緣認同：「脫歐入亞」？

作為全球最遼闊的國家，俄羅斯坐擁 1,713 萬平方公里領土，當中約四分之三位於亞洲（以烏拉爾山脈為界），似乎理所當然地可以自稱為亞洲國家？俄羅斯是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等區域組織的成員國，它的亞洲身份似乎也獲得國際認可？與此同時，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重心以及逾四分之三的人口，都集中在烏拉爾山脈以西的歐俄部分，而其歷史和文化也普遍地被認為較為接近歐洲。以俄羅斯總統普京為例，他操流利德語和英語，女兒曾移居荷蘭。有趣的是，普遍地亞洲和歐洲國家均視俄羅斯為非我族類，格格不入。

俄羅斯一直面對國家認同謎題，究竟是歐洲，亞洲抑或歐亞國家？它對亞太經濟融合有甚麼取態、跟東亞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往來呈現甚麼趨勢？在區域安全上的角色又能否滿足東亞國家的期望？

### 歐亞主義的迷思

俄羅斯的國家認同爭議由來已久，其中歐亞主義較具代表性和影響力。15 至 16 世紀，隨着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陷落，俄羅斯繼承「第三羅馬帝國」，篤信東正教，跟信奉天主教的西歐國家、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帝國分庭抗禮。18 世紀初，彼得大帝向西方國家取經，推行現代化改革，提升俄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使它晉身強國之列。19 世紀興起泛斯拉夫主義，鼓吹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貶低西方文明，提倡俄羅斯應領導和團結斯拉夫民族。一戰結束後，古典歐亞主義冒起，強調俄羅斯非歐非亞，有條件自給自足，應走獨特的發展路線。蘇聯擁



聖巴西爾大教堂——俄羅斯「歐亞主義」文化最重要的象徵之一。

護共產主義，推動世界革命，拒絕採納國族意識強烈的歐亞概念。蘇聯解體後，新歐亞主義填補了俄羅斯聯邦的意識形態空缺，宣揚反西方思想和批評自由主義。

理論上，歐亞主義具有強烈排他性，俄羅斯視歐洲和亞洲國家均為「他者」，這難以理順它積極參與東亞事務的原委。然而普京的外交舉措講求務實和靈活性，重新演繹歐亞主義，將「非歐非亞」變成「亦歐亦亞」，將俄羅斯向東亞發展合理化。普京宣稱俄羅斯將成為歐洲和亞洲的橋樑，期望歐亞兼顧、左右逢源；他牽頭創建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包括白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和亞美尼亞，正要連繫歐洲和亞太經濟。1990年代末，俄羅斯前總理普里馬科夫 (Yevgeny Primakov) 也曾提出保持東西方外交的平衡，倡議「中俄印戰略三角」(RIC) 合作，以減輕俄國對西方國家的依賴。今天克里姆林宮透過歐亞主義展示其東亞角色，凸顯俄國外交的務實和功利性，最終旨在重振大國地位 (Rangsimaporn, 200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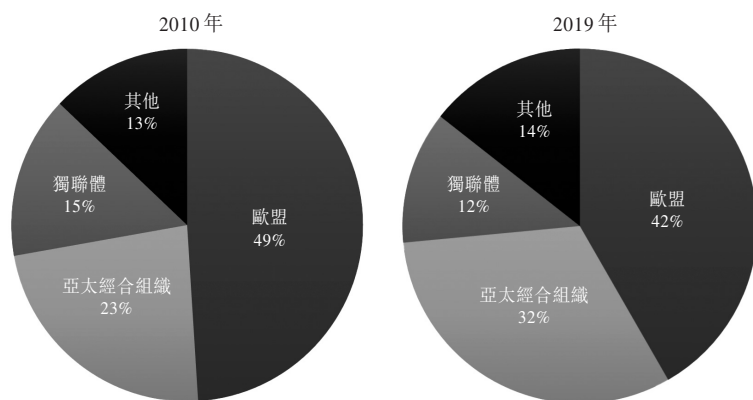
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的戰略重心轉移至東亞，但亞洲化真的是適切的發展方向嗎？法國學者拉洛爾(Marlène Laruelle)質疑俄羅斯向東轉對其文明發展無甚裨益，東亞國家不是合適的學習對象，無助俄國推動政治、經濟現代化(Laruelle, 2014)。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總幹事科圖諾夫(Andrey Kortunov)也認為俄國不宜仿效中國模式，因為兩國存在人口和文化差異，但同時坦言目前克宮並無打算與西方合作，皆因管治菁英不急於追求社會和經濟現代化(Piirsalu, 2020)。另一種說法是在後烏克蘭危機時代，俄羅斯重建其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俄羅斯就是俄羅斯，不應從屬西方或亞洲世界(Trenin, 2019)。在中美新冷戰如箭在弦之際，俄羅斯如何保持大國地位，扮演平衡、獨立角色，尤為重要。

## 經濟發展「脫歐入亞」？

假如俄羅斯自稱看重跟亞洲鄰邦的關係，其外貿和投資結構能證明這種說法嗎？近年俄羅斯嘗試改變「重歐輕亞」的發展模式，在歐洲和亞洲之間取得經濟發展上的平衡。普京高調推動開發遠東，旨在改善國內地區發展失衡問題，同時協助俄羅斯加快亞太融合。多年來俄羅斯的經濟中心偏重歐俄，如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海參崴(Vladivostok)近年急速發展，標誌其發展重心正在東移。遠東發展的成敗，能否成為亞太融合的橋頭堡，關乎俄國的國家利益，也將影響其國際聲譽(Kuhr, 2014)。

雖然歐盟仍是俄羅斯的最大貿易夥伴，但近年俄羅斯與亞太國家的貿易額顯著增加。烏克蘭危機後，歐盟跟隨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而俄國禁止歐盟食品進口作為反制措施，至今仍未解除。根據俄羅斯海關統計，在2010至2019年間，歐盟佔俄羅斯外貿總額的比例從49%下跌至42%，而亞太經合

圖1.1 俄羅斯外貿總額（地區）



資料來源：Federal Customs Service of Russia, 2020

組織國家的佔比則從23%提升至32%，當中接近一半來自中國（Federal Customs Service of Russia, 2020）。俄羅斯主要向東亞國家出口能源和礦產，佔中國、日本、南韓的七成俄國進口貨；其次為軍備設施，主要售予印度和越南。

投資方面，歐美國家仍然主導俄羅斯的外來直接投資，而亞洲國家對在俄投資顯得有所避忌。西方制裁打擊俄羅斯金融行業，禁止俄國銀行在歐美市場融資，削弱其資金流動性，也造成資金外流。除了日本之外，東亞國家未向俄羅斯實施金融制裁，但它們對俄國的投資環境欠缺信心，憂慮法制不透明、貪污嚴重等弊端。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調查，俄羅斯外來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國為美國（8.9%）、德國（7.5%）和英國（7.1%），而中國和日本分別僅佔1.6%和1.4%（UNCTAD, 2017）。

近年亞太地區積極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唯俄羅斯對之興趣不大。除了石油、重工業、核子科技等傳統產業外，俄企業普

遍在國際市場欠缺競爭力，難以受惠於亞太自貿協定(Tsvetov, 2017a)。因此，俄羅斯並無參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而亞太自貿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也一直只聞樓梯響。以俄國為首的歐亞經濟聯盟，已經與越南和新加坡簽署自貿協定，但對俄中自貿區仍然採取審慎態度，擔心中國商品會拖垮本地市場。

### 有演好「局外人」角色嗎？

儘管俄羅斯強調其亞洲身份，但東亞國家仍然視之為外來者。旁觀者也好局外人也好，這角色如果演出得宜，其實對它亦不無優勢。俄羅斯在區內的利益衝突較少，適合擔當仲裁者角色，調解區域安全紛爭。隨着中美磨擦局勢升溫，俄羅斯與東亞諸國都寧願明哲保身，善用避險空間，避免在中美矛盾之間選邊站。但克宮表現如何呢？

由東盟倡導的東亞峰會，聚焦區域安全和長遠戰略發展，會內討論南海爭端等敏感難題。不過，俄羅斯自2011年成為成員國，普京長年缺席東亞峰會，以往只委派總理或外長出席會議，直至2018年才「破例」參與。俄羅斯的東亞政策向中國傾斜，損害其在東亞推行獨立外交政策的能力(Kireeva, 2012)。在涉及中國主權爭議問題上，究竟俄羅斯是否過於顧慮得失北京，反而犧牲其獨立性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信任？

在朝鮮半島核危機上，莫斯科同樣未能發揮平衡者角色，惹來各方失望。中國、美國、韓國、朝鮮早於1997年在日內瓦舉行四方會談，唯俄羅斯被拒諸門外。及後，根據前俄羅斯駐平壤外交官透露，平壤邀請俄羅斯出席六方會談，期望俄國制

衡中國強勢，避免北京盡佔便宜(Toloraya, 2008)。然而，俄羅斯逐漸讓中國在這問題上扮演主導角色，除了因為朝鮮半島局勢對中國構成較大威脅之外，也反映俄中兩國地位不對等。近年朝鮮領袖金正恩多次外訪，先後會晤習近平、特朗普、文在寅等元首，此後才跟普京舉行峰會，是否反映俄羅斯在朝鮮核危機上不被重視？

### 左右逢源還是左支右絀？

俄羅斯的歐亞身份強調非歐非亞的獨特文明發展，是否意味其東亞政策純粹是權宜之計，只是在東西發展之間操作平衡之術？它對東亞事務略見活躍，只為外交姿態加添多樣化，而不是實際地「脫歐入亞」，外界不應抱有過高期望？歐亞主義是雙面刃，它將帶領俄羅斯在歐亞之間左右逢源，抑或變得左支右絀左右為難？

### 超脫歷史循環怪圈？

國際關係與歷史經歷密不可分，歷史為國際事務研究提供重要例證及歷史意識，把過去與現在的現象連接在一起。俄羅斯人民重視歷史，其外交政策亦具有重大的脈絡可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Robert Legvold (2007)曾梳理出俄羅斯外交的歷史脈絡，包括：無固定邊界而衍生不安感、傾向專制獨裁多於現代化、繼承帝國遺產的國家認同、東西方的文明差異而引發恐懼。

其實普京的「向東轉」戰略其來有自，歷史上俄羅斯曾兩次進軍亞洲，只是最終敗陣而回。俄羅斯首個「亞洲時刻」要



哈巴羅夫斯克 (Khabarovsk) 鐵路站。原名伯力，位於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界，鴉片戰爭之後清王朝將之割讓予沙俄。目前它是中俄兩國水陸路的交通樞紐，中國商品進入俄國的重要集散地。

追溯至沙皇尼古拉二世時代，始於興建西伯利亞鐵路，止於日俄戰爭戰敗。冷戰時期，蘇聯把亞洲變成世界革命的試驗場，拉攏了中國、朝鮮、越南等同志，跟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圓，但後來逐漸在東亞喪失地區影響力。這些歷史因素將會如何影響俄羅斯當下的亞洲政策以及跟東亞國家的關係發展？普京會汲取教訓，擺脫歷史循環怪圈？

## 「白沙皇」帝國擴張夢碎

19世紀沙皇帝國銳意在東亞擴展影響力，是為俄羅斯首個「亞洲時刻」。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至1856年)中，沙俄不敵英國、法國和鄂圖曼聯軍，間接促使俄國轉向東方擴張，致力挽救其大國威望。沙俄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扮演調停角色，協助雙方斡旋，藉此與清廷簽訂《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從

而侵佔了阿穆爾河(即黑龍江)流域領土，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由此，俄羅斯成為侵佔最多中國領土的國家，共奪取了近15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至今大部分仍未歸還。與此同時，斯拉夫主義在俄羅斯國內興起，對18世紀初彼得大帝崇尚西方主義的歐化改革展開抨擊。斯拉夫主義者認為，俄羅斯不全是歐洲國家，而且與集體主義等亞洲價值有契合之處，這進一步理順俄國向東擴張。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對亞洲情有獨鍾，具備向東擴張領土的野心，但俄國始終未能在東亞站穩陣腳。在登基前他曾擁有東方壯遊經歷，到過印度、錫蘭、新加坡、中國和日本。他視拉薩為「亞洲的羅馬」，立志要把西藏、新疆和蒙古納入帝俄版圖。對尼古拉二世而言，俄羅斯在亞洲肩負文明使命，而他將會化身「白沙皇」拯救古老落後的東亞國家(Laruelle, 2008)。有別於西方帝國，假如西藏願意臣服於俄羅斯，尼古拉二世承諾會尊重當地佛教文化。他也接納了財長維特(Sergey Witte)的建議，興建橫跨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鐵路，將莫斯科與海參崴連接起來，也標誌着俄羅斯與亞洲結合。隨着清帝國與日本爆發甲午戰爭，沙俄以保護前者為藉口乘機入侵滿洲，跟日方爭奪東北地區為勢力範圍，日俄最終也難免一戰。後者意外戰敗，失去旅順港和部分庫頁島的控制權，也可說是引爆了1905年俄國革命，沙皇的東亞擴張夢碎。

## 蘇聯「世界革命」試驗失敗

蘇聯建立初期，以推動世界革命為外交目標，唯列寧認為亞洲各國缺乏革命潛力。然而隨着共產革命在德國、匈牙利、波蘭等歐洲國家相繼失敗，辛亥革命卻成功推翻清廷統治，列寧改變想法，嘗試在亞洲推展世界革命(Heinzig, 1983)。共產國際對日本特別感興趣，因為它擁有雄厚的工業基礎；而儘管中